

论汉语诗歌语言中量词的超常搭配与审美*

张富翠, 景志明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量词是以汉语为代表的汉藏语系一些语种的特有词类,它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艺术个性,普遍运用量词已成为汉语语法的一大特点。量词是汉语中运用比较灵活的一类词,其中又以物量词最为突出,本文在选取大量古今诗歌语料的基础上,考察了诗歌语体中的物量词的几种超常搭配形式以及语用效果,以期在诗歌教学与阅读鉴赏中能领真情、悟真意。

【关键词】诗歌;语言;量词运用;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31-04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一种以特殊的方式表达诗人对人生与自然的所思所感^[1];它是诗人用生花妙笔,把平淡无奇的文字,组合成优美、准确而精炼的诗歌语言,抒发满腔的激情;它是特别讲究形象的,是一种运用比散文更凝炼、更富于想象与联想的语言,表现人类心灵感受和感悟的方式。^[2]在诗歌中运用量词有助于诗歌特点的发挥。我国诗歌源远流长,历代诗人对于量词的运用是很重视的,许多的名句、名篇的创作与巧用量词不无关系。

一 诗歌中大量妙用量词,突出民族化特色

文学创作提倡民族化,民族化包含着多种因素:民族物质生活、民族精神气质、民族语言规律、民族审美意识等等。几千年来的中国诗歌传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它充分体现了民族化的特点^[3]。我国大多数古代诗歌,篇幅不长,只是几句便勾画出一副美妙的图景。而这些短小精悍的篇章,有时以一个字或几个字为工,用得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石成金。这一个或几个字,有时是其他词类,有时是量词。正像其他词用得特别出色会给作品增添许多文采一样,一个量词用到妙处,也能给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4]。历代诗人巧用量词的诗歌不计其数。请看宋代范仲淹的五绝《江上渔者》:^[5]

江上往来人,^[6]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这首诗仅有四句,共二十八个字。诗虽短小,勾勒的画面却是十分感人,内容含义十分深刻,耐人寻味。它反映了古代渔民的艰苦生活,揭示了封建社会贫富两者的尖锐矛盾。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之一是三、四两句的浓墨重笔的景象描绘,而在这景象描绘里,有两大最为突出。首先是量词“叶”用得极妙。一个“叶”字不仅拉大了岸上行人与江上小舟的距离,而且非常形象

地比喻出了小舟给人的实感,再加上动词“出没”二字用得特别传神,把渔者驾着像一片树叶似的小舟在汹涌的风浪里忽上忽下,跌波谷,荡浪峰,冒着生命危险打渔的情景写得尤为生动逼真。在语言运用上,现代诗人向古代诗人学习,吸收古诗的长处,也把用好量词,突出汉民族语言的特色,作为语言艺术的一个追求的目标。一个时期以来,涌现了不少佳作。例如:

一副色彩缤纷但缺乏线条的挂图/一题清纯但无解的代数

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
——舒婷《思念》

二 量词在古今诗歌语言运用中的超常运用

语言不是机械死板的东西,而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不可能用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去套。词和词的搭配,虽然有规律可循,但是就像数学里的组合排列一样,要熟练地掌握,运用自如,还是不太容易的。我们说话写文章,讲究文采,一篇文章里,老用某一个词(修辞学上的“反复”除外),往往会使人感觉单调沉闷,要生动活泼起来,就需要换用另外的词;有时为了取得特殊的修辞效果,撇开通常的词与词的搭配习惯,而作某些特殊的处理,进行超常搭配。^[5]诗歌中超常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诗歌语言中临时借用量词

临时借用量词现象在古今诗歌里是非常多的,作者巧妙运用量词能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举例分析:

(1)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杜牧《赠别》

诗中的“笛”是管乐,通常情况下是个名词,这里临时借作量词,用于“风”,带有超常用法的特点,

收稿日期:2009-04-15

*基金项目:西昌学院民族教育研究所课题“在古诗文教学中弘扬国学精神研究”。

作者简介:张富翠(1970—),女,四川会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汉语教学与研究。

用得很生动。第一点是说在楼台上临风吹笛,第二点是说吹笛者吹入笛孔里的气很饱满,楼台上的风就是一管笛子里吹出来的,加上作者渲染的整个艺术氛围,把送友人的依惜之情抒发得极其强烈,十分感人。

(2)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

诗中的“江”本来是名词,古指长江,乃是实物,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作者在这里巧妙地将它用成了量词,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江水比喻哀愁,以有形喻无形,将无形的哀愁化做有形的江水,水长流,愁无穷,作者的万千情绪跃然纸上。

(3)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闻一多《死水》

诗中“沟”临时借用名词作量词的,突出了当时社会污浊的程度如同一沟不流动的满是破铜烂铁残羹剩菜的绝望的死水,抒发了对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和激愤之情,作者紧接着在下一句里又了一个“点”,也是针对当时政治风气、社会人情没有丝毫的变更,人们都已麻木的社会现实而言的,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一沟绝望的死水”势力之强大。

(4)即便是真有凤凰飞来/偏是株枯萎的梧桐/枉采半世彩霞流岚孕不出一丫花叶风韵/你在此播下深深的情种/可知生长的却是苦艾葛根

——莫文征《居京杂诗》

诗中的“丫”是个象形字,本是名词,指上端分叉的东西,如“树丫”。此处临时借作量词,用于初生的“花叶”。通过字形把那种勃勃生机描绘出来了。

(5)假如真能痛痛快快去哭去笑/何必揽一杯残山剩水让心底冷寂/笔底冷寂

——梁如云《画师》

诗中诗人临时借用名词“杯”作为量词加于“山”“水”,说“揽一杯残山剩水”,这种写法实际上是一种夸张之笔,故意把很大的东西往小的说,实在是为了显示诗人胸怀之大。

(6)寄你一笺幽情/请听呦呦鹿鸣/满坡青草又转绿/江南又铺满紫云英/一声高一声低的云雀/你可听得清

——乔延凤《问候》

诗中不说“一纸幽情”,而说“一笺幽情”,因为“笺”是专用纸,往往印有格子或饰以彩绘。把“笺”临时借作量词替代一般借用量词“纸”更充满情味,富有描写作用。

(7)悄悄走下山岗/依依眷恋是半岭夕阳

——白马《红土壤》

诗中的“岭”通常也是个名词,这句诗里临时借作量词用,把夕阳将要落山的画面和主人公的眷恋心绪写得情景交融。

(二)量词与多种艺术修辞手法相结合特殊处理

古今诗人运用量词时往往与某些修辞手法结合在一起,作特殊处理的搭配。以下数条例子中的量词用法乍看起来都不合情理,但一经细细品味,却都另有一番情趣,于简洁的语言变化中,仅仅是量词上作了一点文章,就产生了许多美妙的韵味儿,使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大大增强。例如:

(1)火云犹未敛奇峰,/一阵初凉一叶风。

——杜甫《新秋》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苏轼《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诗人用“叶”作“风”的量词,不仅写出了凉风的微弱,而且赋予无形之物以生动的形体,让读者由树叶的摇动而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对其既有触之感,又视之可见。

诗中“白头翁”指操舟的白发人。词人将“叶”移用于“白头翁”,形象地描绘出了白发老人驾着小舟逐浪翻飞,犹如一片树叶在浪中浮游的情景。

(2)一双忧色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

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去伴读书人。

——李群玉《李院二小松》

唐朝诗人李群玉以“秋烟”来比喻小松的针叶,形象而传神地摹写出了小松针叶初生的稚嫩和翠绿,而又以量词“粒”修饰“秋烟”更显新奇别致。

(3)小伙子弹起月琴前面走着,/“叮叮,叮叮”,慢悠悠,像瓶子里漏出的养酒。/一滴,一滴,滴在深厚。

——陈元通《琴声悠悠》

为什么小伙子弹起的月琴生声“叮叮,叮叮”怎么会是“一滴,一滴,滴在身后”呢?原来诗句通过表液体的量词已经把听觉感受转移到了视觉兼味觉的“养酒”上面去了,这是为了生动说明月琴声之令人陶醉。

(4)在蝈蝈赛跑的瓜畦豆垅,/逮回多少静午的鸡鸣。/清晨拎一串秫箴小笼,/趁暑假跟把一起进城。/为噪音污染的喧嚣闹市,/送一缕清新滴翠的叫声。

——萧振荣《回乡纪事》

诗中的“缕”,本来是纱线、丝、发等的量词,现移用于叫声,就把视觉与听觉沟通起来了,仿佛声音也可以看见移用。

(5)越来越高的天空下/巍峨的脊背/如一座峰巅挺立面对这样一座人的脊背/告诉我,以一种什么样的姿势

——简宁《鲁迅》

诗中的“座”本来是同建筑物搭配的量词,这里移用于人的脊背。先说“巍峨的脊背如一座峰巅挺立”,其中“一座峰巅”是常规用法,作者在创造了这样的饱含感情的语境之后,顺手将修饰“峰巅”的量词“座”拈来移用在“人的脊背”上,更加突出了伟大

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身影之高大。

(6) 该怎样赞美我们的拓荒者, / 发掘出你这林海的新秀; / 你捧一湖湛蓝的相思, / 献给第一只勘探的木舟。

——骆耕野《九寨沟情思》

诗中说“你捧一湖湛蓝的相思”，“相思”怎么能用“湖”计量呢？原来九寨沟有一个湖，湖水幽深、湛蓝、明澈而又平静，平静得引起人产生无限美妙的遐想；九寨沟称得上是“林海的新秀”。那么，那明镜般的湖水不正是“献给第一只勘探的木舟”的“相思”之情吗？“一湖”超常地修饰“相思”，使抽象概念具体化了。

(7) 机舱里服务员递过一杯水, / 水里有天山的雪影; / 阳光熏烤照进机窗, / 满岭冰雪融成一杯温情。

——李瑛《在天山上空飞行》

第一句说机舱里的服务员递过“一杯水”，第二、三句接着还是写实，“水里有天山的倒影”，“阳光熏烤照进机窗”，第四句在前三句写实的基础上以想象和夸张的笔法，拓宽了意境深化了主题，杯里盛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茶水，简直是比茶水更令人感到温馨的情谊，它是满岭的冰雪融化浓缩而成的，它就像那满岭的冰雪一样纯洁。

(8) 你歌不比我歌多, / 我有十万八千箩。

——歌剧《刘三姐》

诗中把“歌”用“箩”计量，也是一种形象化的超常说法，采用了比拟辞格。

(9) 站在秋的边缘 / 不曾想嫩黄的记忆
仍在一瓣瓣零落 / 落在不再扬波的水面
这是晚来的秋风 / 举起的我
走进你初歇小睡的梦里 相对无言
空阶上的叶子 / 带走了我的心
……

——桑子《走进冬天》

诗中连用了几个修辞格，先是移就，作者把属于像花一样的“树叶”的形容词“嫩黄”移用于“记忆”，进而运用比拟格，直接把“记忆”当成如花瓣似的叶片，大大地增强了诗情画意。

(10) 一个卑鄙者的卑鄙比起一位高尚者的高尚 / 就像一小滴水 and 一片辽阔的海洋

——冰川《卑鄙与高尚》

诗中就量词和中心词的搭配看，是一般用法，不是超常用法，但读了整个诗句，感受非同一般，什么原因呢？因为运用了其他修辞技巧，诗中的“个”与“位”，“滴”与“片”两两之间有了对比，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情绪，这里量词被赋予了感情色彩。各种方法通过交织，使诗更活脱，用出了新意、深意。

(三) 诗歌语言中省略量词的中心词

量词和中心词一起出现，这是常见的现象。^[6] 有时为了增强形象性，在上下文构成的语境的许可

之下，中心词在本句里可以省略。请看例文：

(1) 绿蚁新醅酒, / 红泥小火炉。 / 晚来天欲雪, / 能饮一杯无。

——白居易《问刘十九》

(2) 心中两行清泪长流 / 一行长江 / 一行黄河

——佚名《中国心》

例(1)中的“一杯”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一句写了，第四句就可以略去，这样表达不止惜墨，而且含蓄。例(2)中的第二行、第三行各用“一行”代替本应写成“一行清泪”，这很明显的起到了洗炼文辞的作用。诗歌的语言要求尽量简洁精炼，而在许多地方，尤其是重复的地方，便可以这样简写。总之写诗需要灵气，遣词造句中要创造出美的意境，在量词运用上不必拘泥、古板，只要不使人含混不清就行。

(四) 有时诗歌中量词的抽象表达胜过具象表达

以形象或图像来表情达意，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体现在诗歌艺术上，就是寄情于景、寓意于象，或借助可以被感知的具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思想^[1]。但有时为了特殊效果，并不绝对排斥抽象表达，有时这种超常的抽象手法在表达中胜过具象表达。例如：

一种相思, / 两处闲愁。 ——李清照《一剪梅》

例中的“种”乍看觉得好像用得太过一般化，雕琢不够，缺乏雅致，似可换成形象性强的量词“片”，但仔细品味，这个“种”字是万万不能更改的，因为它是作者对相思的同一性质、同一种类的特别强调：人在两处，各怀愁肠，这愁是完全相同的“一种”。我们知道，当时赵明诚和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两人的心情不言自明。如果换了这“种”字，甚至有些索然了。因此我们说，一般而言，具象表达比抽象表达要好，但也不能不顾实际需要与否一味地去用。

三 结语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得出古今诗人是很注意运用量词的，不仅运用常规手法，还采用量词的超常搭配，主要分两种情形，一种是量词的内部相互借用产生的变异用法，另一种是根据语境结合各种修辞手法临时创造的新的量词。具体的是有多个量词与一个名词相配，也有一个量词与多个名词相配的，在特定的语境下，各种搭配形式呈现出种种超常的语义关系，这体现了量词在诗歌运用中的艺术美，这些运用量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其它散文、小说、电影等文体要求更高、更典型、更集中，这集中体现了汉语诗歌语言中量词运用的民族艺术表现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本篇诗词语料选自古今各种文学材料。
- ②文中“/”是为了节省篇幅而用的诗歌分节分行的符号。
- [1] 王红,谢谦.中国诗歌艺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2] 曹长青,谢文利.诗的技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
- [3][5] 张向群.量词修辞审美论[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 [4] 袁晖.量词札记[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1.
- [6]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On the Extraordinary Match of Quantifiers in Chinese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ZHANG Fu-cui, JING Zhi-mi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Quantifiers are a special sort of words in the Chinese-Tibetan language system and are characteristic of strong performance and artistic individuality. Wide use of quantifiers has become an obvious feature in Chinese grammar. Quantifiers, especially material quantifiers, are very flexible. Based on many ancient and modern poetic language materials, this paper examines several extraordinary match forms of material quantifiers in poetic style and their linguistic results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poems when teaching and reading them.

Key words: Poem; Language; Use of Quantifier; Aesthetic Appreci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22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奢武图:一位知识神。勒哲舍、皮武吐、沾色尼、诺色能、布色瑜:古代彝族尼能民族的几位君长,又为神。
- ②尼阿德:米糜时期恒投氏族的首席布摩。
- [1] 苏克明.凉山彝族道德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201.
- [2] 阿洛兴德.支嘎阿鲁王[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79-84.
- [3] 卢占雄.支格阿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163-164.
- [4] 额尔培,新克.支呷阿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45.
- [5] 苏克明.凉山彝族道德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195.
- [6] 田明才.支嘎阿鲁传[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130-132.

Overview on the Morals of Chigalr Culture of Yi People

YANG Zheng-yong
(Yi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Chigalr culture reflects the common and rough morals of the ancient Yi society, but not the family morals of the class society which includes various moral items. In the ethics and morals of Chigalr culture are the ideas of bravery, justice, kindness, goodness, respecting the old, loving the young, respecting women, modesty, good manners and valuing loyalty over money, etc.

Key words: Ancient Yi People; Chigalr Culture; Ideas of Morals; Bravery and Justice (责任编辑:张俊之)